

粵劇傳統劇目叢刊

51
閔子御車

· 第 1 集 ·

廣東省、廣州市戲曲改革委員會編

廣東人民出版社

前 記

“閔子御車”的故事是寫孔子的弟子閔子騫受繼母虐待，繼母用蘆花做棉衣給他御寒，被其父知道，請了后妻李氏的父母來，欲立休書。子騫懇求說：“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繼母生有二子）。其父與繼母同受感動，繼母痛悔己非，一家遂得和解。

這個戲是根據粵西老藝人老天壽口述的本子整理的。从前广州的粵劇班也有這個戲，叫做“蘆花泪”，但已找不到原來的本子。

這個戲主要改動的地方如下：

一、原本把子騫的弟弟閔華寫成只知頑皮胡鬧，整理本把他改為天真、友孝的可愛的孩子。整理本加強描寫了閔華和子騫之間的友愛。

二、原本第二場寫李太公和李姥姥的戲，只有逗趣，并無意義。整理本把這一場加以刪改，把一些無意義的趣話去掉，但仍使這兩個人物不失風趣。

三、文句曲詞有些修改和潤飾。

人物：閔世翁、閔子騫、閔 華、李 氏、李太公、
李姥姥

第 一 場

閔世翁：（打引上。念白）

三坟五典皆讀遍，
閔門詩禮是家傳。（埋位）
孔子門徒三千众，
規行矩步學聖賢。

鄙人閔世翁，乃魯國人氏，前妻亡過，留下一子名叫子騫，後娶填房李氏，又產下一双孩兒，次子取名閔華，三子尚在襁褓之中，還未曾安下名字。这也少言，适才公冶長先生，有名帖到來，相請我過庄飲宴，待我叫兩個孩兒出來，跟隨前往，學習禮儀，長長見識，豈不是好。騫兒、華兒出來。

〔蘇鑄。子騫、閔華上。

閔子騫：（念白）

父慈子當孝。

閔 華：（念白）

兄友弟則恭。

閔子騫：聞得爹爹呼喚，一同進堂問明。

〔同入。〕

閔子騫：（同）爹爹在上，孩兒叩見。
閔華

閔世翁：我兒出堂，兩旁站立。

閔子騫：（同）孩兒從命。
閔華

閔子騫：請問爹爹，叫孩兒出堂有何教導？

閔世翁：非為別的。适才公冶長先生，有名帖相請為父過庄宴會，因此叫你兄弟二人出來，跟隨前往，在於席前，學習禮儀，長長見識，我兒可愿跟隨？

閔子騫：（同）全在爹爹主意。
閔華

閔世翁：既然孩兒愿去，待為父入內更衣，你們準備車兒伺候。（下）

閔子騫：（同）知道。
閔華

〔二人下。閔華執鞭，子騫拉車馬上。子騫見冷縮瑟。〕

閔華：兄長，你與爹爹坐入車內，待為弟駕車吧！

閔子騫：你年紀少幼，為兄駕車才是。

閔華：你身上可見冷？

閔子騫：為兄不冷。

閔華：兄長既然駕車，為弟理當執鞭。

閔子騫：有請爹爹。

〔閔世翁換雪衣上。〕

閔世翁：孩兒，車馬可曾準備？

閔子騫：拴在門外，請爹爹上車。

閔世翁：隨為父起程。

（梆子慢板）

出門前上馬車東庄赴宴，

為人者首應要習禮為先。

舉頭來又只見天色大變，

〔圓台。天空下雪。

閔子騫：（寒冷顫抖）

（滾花）

紛飛大雪冷透心田。

閔世翁：奴才，你弟弟年紀少幼，不怕寒冷，你個奴才年紀長大，反怕冷起來，真真是無用之人。

閔子騫：唉！罢了老爹爹呀！

（嘆板）

今日里天公爺降下鵝毛片片，

冷得孩兒實確可憐。

念到親娘難禁悲聲淒怨！

罢了母親！我的老娘親呀！

閔世翁：（滾花）

又只見奴才哭得好淒酸。

〔下車。

且住。想當初鄙人，前往杭州，買有絲棉回來，叫娘子做好兩件棉衣，把我兒抵寒。今日奴才口叫寒冷，莫非未曾做好？——待我問明。華兒走來，你媽縫什麼衣裳你穿？

閔華：就是這一件。

閔世翁：什麼面？

閔華：白絲緞。

閔世翁：什么里？

閔華：卜絲綢。

閔世翁：里面呢？

閔華：里面是絲棉。

閔世翁：穿上可溫暖？

閔華：暖不在講，还熱呢，阿爹。

閔世翁：正要我兒又暖又熱，为父才放得心下。次子問过，
再來問問長子。子騫兒走來，天時寒冷，你媽縫什
么衣裳你穿？

閔子騫：就是这一件。

閔世翁：什么面？

閔子騫：白絲緞。

閔世翁：什么里？

閔子騫：卜絲綢。

閔世翁：内面呢？

閔子騫：若問内面嗎？（擲捶）也是棉呀阿爹。

閔世翁：奴才，棉就是棉，說什么也是棉，其中定有緣故。
華兒過來，將你哥哥的衣裳針綫拆開，拿些也是棉
出來，为父看过。

〔閔華將子騫的衣角拆開，拿出蘆花。〕

閔世翁：（拿起蘆花看）

此是水边蘆花，穿在身上，冷透入骨。莫非李氏賤
人，兄裝蘆花弟裝棉，有兩样心腸？看來事有八
九，你个賤人可恨呀。

（中板）

罵声賤人殊可恨，

蘆花現出后娘心。

我以為賤人好德行，
誰知你虐待前兒厚親生。
怪錯吾兒問心何忍！（執住子騫）

兒呀！

令兒受冷却是后母偏心。

閔華：兄長呀！

（中板）

弟暖兄寒心不忍，
脫了棉襖披在兄身。（脫衣）

閔子騫：（制止）且慢！

（中板）

為兄受寒容易忍，
弟弟年輕冷不能。

閔世翁：兒呀！（脫下外衣）

（中板）

兄友弟恭原應分，
為父脫衣披在兒身。

閔子騫：孩兒焉敢令爹爹受寒。

閔華：爹爹年邁，還是穿上小弟這件好。

閔世翁：為父坐在車中，還能抵禦風寒，你快些穿上吧！

閔子騫：還是爹爹你穿好。

閔世翁：為父之命，不必多言。

閔子騫：多謝爹爹。（披衣）

閔世翁：為父無心赴宴，立即轉車回家。

（上車）

（中板）

提起蘆花心帶憤，

无心赴宴轉家行。

要把賤人來質問，（圓台，至家，入門）

華兒請出你娘親。

閔 華：有請娘親。

李 氏：（“打引”上）

（念白）

常挂念珠一百零八，

每日敲經參拜菩薩。

奴家李氏，正在房中，伴着姣兒安睡，忽聞華兒相喚，出堂問明。（入）原來夫君回來，妾身拜見。

閔世翁：不用多禮，坐下慢談。

李 氏：妾身告坐。——請問夫君，公治長先生請你過庄赴宴，為何去了又回？

閔世翁：娘子哪里知道。适才過庄，行至中途，孩兒口叫寒冷，因此回來。

李 氏：不去就好了。

閔世翁：娘子，為夫在杭州，買有絲棉回來，着你縫好兩件棉衣，給孩兒抵冷，你可曾縫好？

李 氏：若問棉衣嗎？（擲捶）夫君呀，你的妻子也曾縫好兩件棉衣，穿在這兩個孩兒身上了。

閔世翁：既然縫好，待我上前看過。

〔李氏急拉過閔華至世翁前。〕

閔世翁：娘子，就是這件么？

李 氏：正是這一件。

閔世翁：娘子，用的是什麼面？

李 氏：白絲緞。

閔世翁：什麼里？

李 氏：卜絲綢。

閔世翁：內面呢？

李 氏：絲棉呀。

閔世翁：孩兒穿在身上暖不暖？

李 氏：暖不在講，他还說帶熱呀。

閔世翁：既是又暖又熱，為夫才放得心下。我問過次子，還須問問長兒。

李 氏：（着驚）夫君，次子長子，皆是一樣，不用再看了。

閔世翁：噫！既然看過次子，若不看看長子，人家說道我為父有兩種心腸，一定要看過。

李 氏：不用看了。

閔世翁：定要看。

李 氏：你要看就看吧。

閔世翁：（上前看襦衣）娘子，就是這件么？

李 氏：不是這件，難道還有別件不成。

閔世翁：外面是用的什麼面？

李 氏：不是白絲緞么。

閔世翁：什麼里？

李 氏：卜絲綢。

閔世翁：內里呢？

李 氏：內里嗎……

閔世翁：是什麼？

李 氏：這……

閔世翁：這是什麼？

李 氏：那……

閔世翁：那是什麼？

李 氏：也——也是絲棉。

閔世翁：也是絲棉？

李氏：不是絲棉是什麼？

閔世翁：華兒，將你哥哥衣裳針綫拆開，拿些也是絲棉出來，
為父看看。

〔閔華在子鵲衣內取出蘆花。〕

閔世翁：（拿蘆花看）賤人，這分明是水邊蘆花，穿在身上，
冷透入骨。看將起來，你為母有兩樣心腸呀！

（滾花）

你后母心腸今盡見，
為什麼兄裝蘆花弟裝棉？
不該將前妻孩兒來作賤，
看不出賤人這等心偏。

李氏：夫君呀！

（滾花）

夫君莫把妻埋怨，
還須細听我一言。

閔世翁：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李氏：夫君呀！你的妻子在經堂打坐，北風吹來好多蘆花，
妾身順手拈起。我見大相公，每日懶讀詩書，
我將蘆花縫成一件棉衣，給他穿在身上，等他冷透入骨，
睡不成眠，无非想他勤攻苦讀，他日得以顯耀門閭，
此乃妻子一片好心，並無歹意。

閔世翁：你既然這樣好心，就應該縫一件給你次子來穿！

李氏：次子嗎？他年少。

閔世翁：這個年少，就該縫一件你三子來穿？

李氏：三子嗎？他年幼。

閔世翁：這個年少，那個年幼，你就該縫一件自己來穿！

李 氏：我嗎？我怕、怕、怕……

閔世翁：怕什麼？

李 氏：我、我怕冷。

閔世翁：你曉得怕冷，難道孩兒就不曉得怕冷不成。哎呀！
你這賤人呀。

（慢中板）

分明是，立心偏，
還來諸多詭辯，
痛他娘，早棄世，
我才有續弦。
只望你，扶養他，
本着良心一點，
你不該，心腸兩副，
虐待那子鸞。
怎對得，他已故娘親，
心存陰險，
全不聽，往日里，
我說盡萬語千言。

李 氏：（接唱）

小事情，不應該，
對為妻反臉，
我待他，勝親生，
絕無兩種心田。
穿吃相同人人見，
更無打罵不在言。
夫妻之情全不念，
痛罵于奴委實無端。

閔世翁：（滾花）

往日里不知你心腸陰險！

今日里才知你妇道不賢。

在堂前不与你爭辯，

請你爹娘到此說句公道之言。

華兒過來，拿为父名帖，速將你外公外婆請來。

閔 華：（欲接名帖）

〔李氏暗示不去。〕

閔 華：爹爹！我不敢去。

閔世翁：为什么不敢去？

閔 華：外公外婆家中，养了一只黑犬，它会咬人的，我怕……

閔世翁：往日去，你不怕，今天为何怕起來。奴才該打！

閔 華：我——我去，我去。（取名帖跑下）

閔世翁：賤人，倘若你爹娘到來，試問你有何面目与你父母相見？子驀，隨为父后堂烤火。（与子驀下）

李 氏：哼！

（滾花）

親疏厚薄豈能无分寸，

心腸兩個理所当然。（下）

第二場

〔慢“滾花”鑼鼓。李太公、李姥姥上。〕

李太公：（滾花）

瑞雪紛紛年年降，
少年轉瞬髮如霜。
無事且坐茅房上，

李姥姥：（接唱）

對着老头話家常。

李太公：姥姥，你看今日天氣嚴寒，瓢中無酒，趁霜雪初晴，何不前往墟場，買些回來，與你飲酒取暖，你意下如何？

李姥姥：老头子，這麼大雪天，還出外沽酒，你真是嗜酒如命了。

李太公：哈哈，所謂“杯中酒不空，其樂也融融”。

〔李太公取瓢開門將出。閔華上，入門。〕

閔華：拜見外公外婆。（拜）

李太公：起來，起來。外孫兒，這樣天氣，你跑來做什麼？

閔華：我阿爹到來……

李姥姥：哎呀！閔姑爺來啦，我兩老快出去迎接。

閔華：外公、外婆，你真是看小人呢。我閔華到來，冷水不打牙，我言道阿爹來，你就忙着出迎。

李太公：你阿爹是大人，你是小孩童，你阿爹到來，本該出

迎哩。

閔華：不是我阿爹到來，是我阿爹个名帖到來。

李太公：怎么？你阿爹有名帖到來？——拿來外公看看。

（看帖）外孫，你阿爹有名帖請你外公外婆，有什么事情呢？

李姥姥：是啊！往日你阿爹請我兩老，一請就到，今日什么大事情，要用帖來相請呢？

閔華：这……我不知道，外公、外婆去到自然明白。

李姥姥：（拉过太公一旁）老头子，这回你不愁沒有酒喝了。

李太公：怎見得。

李姥姥：你还不明白，若非閔姑爺有喜慶事，何故拿名帖相請这等好礼數，今日你可以喝过一饱二醉。

李太公：我看不是呢。若是为着喜慶請酒，外孫何故吞吞吐吐不講明呢？

李姥姥：又是道理。（想）啊呀！莫非女兒性情驕橫任性，兩口子爭吵起來，找我兩老去出气么？

李太公：我想——倒象有九分。嘿！姥姥都是你平日驕縱女兒，如今嫁了出去，还是性情不改，这是你的……

李姥姥：咳！你还來埋怨我哩。你做父親，也應該好好的教導女兒才是，这回我不去了。

李太公：怎么你不去呢？

李姥姥：若是真的为着女兒的事，我兩老前去，講得好倒还好，講得不好怎么收場呢？

李太公：姥姥，若果真是因女兒的事，我兩老更應該去排解排解。何況这次閔姑爺相請，尙未知为着什么事情，你不去，豈不令閔姑爺見怪呢。

李姥姥：这样說，便去走走吧。

李太公：当然走走好。二外孫，小心帶路。

〔齐出，李太公鎖好門。〕

（滾花）

雪冷風寒誰不怕，

李姥姥：（接唱）

无事少出多在家。

李太公：（接唱）

路滑小心提防跌下，（圓台）

已經來到賢婿家。

閔華：外公、外婆。請你在門外等一等，我入去通知阿爹迎接。（入）有請爹爹。

〔“地錦”。閔世翁，閔子騫上。〕

閔世翁：華兒。外公、外婆可曾請到？

閔華：告稟爹爹得知，外公、外婆現在門外。

閔世翁：隨为父出去迎接。（出迎）岳丈岳母在上，小婿有礼。

李太公：（同）閔姑爺有礼。

閔世翁：岳丈、岳母到來請進。（扶入）岳丈、岳母請坐。

李太公：（同）閔姑爺坐。

閔世翁：子騫過來。上前叩見外公、外婆。

閔子騫：兒遵命。——叩見外公、外婆。（跪拜）

李太公：大外孫，起來，起來。外公打賞你的封包。

閔子騫：（起）外公，免了就吧。

李太公：一定要。（給封包）

閔子騫：多謝外公、外婆。

閔華：叩頭外公、外婆。（跪）

李太公：啊！你去到外公、外婆家中不叩頭，外公、外婆來到你阿爹家里，你才來叩頭，為何這等好禮數？

閔華：外公！我去到你家中，我想叩頭給你，不知你有沒有封包。方才哥哥叩頭給你，你打賞封包。我現在給你兩位老人家補叩哩。

李太公：哈哈，你果然乖巧！姥姥，大外孫叩頭我給封包，二外孫叩頭由你給他吧。

李姥姥：二外孫，封包我沒有帶備，你这个頭是補叩的，我的封包也是后補吧。

閔華：啊！外公、外婆沒有封包，我这个頭是白叩的了。

閔世翁：沒有家教的奴才，還不站過一邊。

李太公：閔姑爺，你相請我兩老過府，有何事干？

閔世翁：不錯，請你二老到來，上前看看你兩位外孫兒，穿什麼衣裳。

李姥姥：（示意太公行開）老头子，他叫我兩老到來，說什麼看看他兩個孩子穿什麼衣裳，我又明白了，一定他是有錢人家，穿的是綾羅綢緞，我們兩老家道貧寒，穿粗衣麻布，分明是嘲笑我兩老哩。

李太公：姥姥何必多心。姑爺說話，定有因由，我都要上前看過分明。——二外孫，天時寒冷，你爹媽縫什麼衣裳你穿？

閔華：就是這一件。

李太公：什麼面？

閔華：白絲緞。

李太公：什麼里？

閔華：卜絲綢。

李太公：內面呢？

閔 華：絲棉。

李太公：你穿上暖不暖？

閔 華：暖不在講，還帶熱呀。

李太公：你穿得又暖又熱，外公、外婆才放得心下。——姥姥，問過二外孫了，再上前問一問大外孫才是。

李姥姥：既問過二外孫，大外孫可不用問了。

李太公：姥姥你真不懂事，既問過二外孫，若不問大外孫，姑爺會講我們有兩樣心腸。

李姥姥：你就去問吧。

李太公：当然要問。——大外孫，我來問你，天時寒冷，你爹媽縫什麼衣裳你穿？

閔子騫：外公呀！就是這一件。

李太公：什麼面？

閔子騫：白絲緞。

李太公：什麼里？

閔子騫：卜絲綢。

李太公：內里呢？

閔子騫：這……

李太公：這是什麼？

閔子騫：也……也是棉，阿外公。

李太公：姥姥，方才問過大外孫，他說什麼也是棉，你識不識什麼叫也是棉？

李姥姥：我倒未曾見過，也未曾听过哩。

李太公：其中定有緣故。二外孫，將你阿哥的衣裳針綫拆開，拿些也是棉出來，給你外公、外婆看看。

〔閔華在子騫衣里取出蘆花。〕

李太公：（接看）哎呀！姥姥，我道什麼也是棉，原來是水